

第一章

庚子以前孙中山与日本

(1894—1899)

第一节 广州起义与日本驻香港领事

1894年6月下旬，在广州行医的孙中山，到达天津，通过罗丰祿，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清廷推行改革政策，以期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若能采纳其主张而行之，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他以日本为例：“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以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①这是迄今人们所能看到的孙中山评论日本维新的最早的言论。这些话表明，孙中山对日本明治维新是十分推崇和仰慕的。同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5页。

时，这些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心国家前途的先进知识分子，有意以日本为楷模，学习西方，改造国家，臻于富强的愿望。当然，由于当时人们对日本了解有限，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也不可能十分全面和准确。

日本从幕末开港后，开始倒幕维新运动，经过 1868—1869 年的国内战争，结束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建立起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政权。但是，明治政府将一个封建落后的小国，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推行大陆扩张、争霸远东的政策，1894 年 7 月 25 日，即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后不到 1 个月时间，日本便发动对华战争，甲午战争爆发。

由于需要应付战争，李鸿章对孙中山上书未予答复。孙“于是恍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①1894 年 11 月 24 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开始走上民主共和反清的革命道路。

1895 年 1 月，孙中山接到友人宋跃如从国内来信，被告知国内形势大有发展，促其返国。孙在回国途中，船在横滨停留，结识了华侨商贩陈清。孙交给陈清一批宣传品，陈回到岸上，告诉其他华侨。有洋服店主谭发，前来会见，孙亦与之结交。^②这是孙中山与旅日华侨交往之始。

约在 1895 年 1 月下旬，孙中山回到香港。他与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以及包括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谢缵泰等在内的一批人，于 2 月间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 13 号成立兴中会总机关，以

^①《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52 页。

^②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资料丛刊本《辛亥革命》1，第 33 页。

“乾亨行”名义作掩护，并修订了《兴中会章程》。随后，孙中山偕陆皓东、郑士良等赴广州设立组织，建立秘密机关，联络水师、防营，及附城一带的会党、绿林、游勇等。在香港，杨衢云、谢缙泰等亦积极筹措经费，购置军械，联系报纸支持。

在香港，孙中山经其师康德黎介绍，认识了开照相馆的日本人梅屋庄吉。^①在此后 30 年中，孙与梅屋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孙中山是广州起义的实际领导人。他为了争取外国援助，进行积极活动。3月1日，孙中山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会晤中川恒次郎领事，希望该领事援助计划中的起义。据3月4日中川致日本通商局长原敬函中所记：“本月一日经朋友介绍清国人孙名文^②（西医）来馆。如前日所报，该人正是欲颠覆现政府人物之一。他与晚大致同龄，懂英语，可能是耶稣教徒。据称他打算于去年北洋舰队大演习后，立即举事，不慎失去时机。^③然而时至今日，特别是在广东省，党徒受到严密注视，不易举事。更重要的，是当前缺乏武器，需要步枪二万五千支，手枪一千支，欲求为筹措。

^① 梅屋庄吉（1866—1934），日本长崎人。1894年前后在香港中环大马路28号开梅屋照相馆。孙中山与梅屋会晤，日人车田让治《国父孙文と梅屋庄吉》一书记为1895年1月5日。但此时孙未抵香港。根据梅屋在1929年3月10日在西山碧云寺祭孙时回顾：“三十有五年前，一日在香港之寒舍始迎先生。兴酣，纵谈天下事，中日之亲善，东洋之兴隆，以及人类之平等，所见全同。尤其是实行之途径，先在进行大中华之革命。先生之雄图与热诚，甚激我之壮心。一午之谊，遂固将来之契。”（引自车田上揭著作，第17页另据车田转引梅屋《永代日记》梅屋当时向孙表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随后即筹集一笔资金，派员赴澳门、新加坡、厦门。梅屋还陪同孙几度来往于香港、广州。（同上书，第16、72页）《国父孙文と梅屋庄吉》系传记文学体裁，所记多未见于中文资料。

“孙名文”，原文如此。可能是孙自称之名字，或中川领事不清楚来访者姓孙名文。

此事不确，迄未发现1894年孙中山计划起事记载。所指1894年“北洋舰队大演习”若系指1894年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水师之举，则其时兴中会尚未成立，当无“立即举事”之可能。

“晚答以本人职务只注意通商贸易之事，与政治之事完全无关，故甚困难。然足下等人的意图可嘉，衷心襄赞。首先想了解足下等人的目的方法。该人答称：其党称为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其中有哥老会员，^①党员人数难于明言。原因是一有行动立即就会被发觉，非到最后决定起事时，彼此不能来往通信。然而一旦发难，必四方响应。统领为广东省海南岛人康祖诒（儒者，其著作被禁止印行），原任神户领事吴（佚名）号汉涛，曾纪泽之子某等四人。^②然而当问及成功后谁为总统时，则答，尚未虑及。^③如允诺给与前述武器等，当即往各处招募党员。

“今日清国民间人士稍受教育、并了解外国事情者，对现政府施政，尤其是官吏的腐败，皆十分不满。然该人主张尚可怀疑，假使所说属实，而其统领亦无具十分才干、经历和人望者，且各派间的联络也不畅通，因此，即使举事的步骤和手段已经定下，其举事能否成功，尚有怀疑。尤其在清国，自古农民起事，有积渐酿成革命者，一旦爆发，前途如何，亦难审知。考虑到像孙名文这样的年青人，毫无经历，难于令人放心。然而他们对满洲政府确实非常不满，对汉人李瀚章总督^④等的腐败也很愤慨。另外以前提到的立法会议员何启虽不太赞成我国干涉，但其他人则希

当时兴中会的成员中，似无哥老会员加入，所记似系三合会员之误。

康祖诒即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与兴中会毫无关系。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1895年（含）以前中国驻日各领事馆并无吴姓领事。曾纪泽之子某，似系指曾广铨，当时在驻英使馆任职。孙中山列此四人与兴中会关系，似出于宣传动机。

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冯自由《革命逸史》，1895年10月上旬，以发动在即，兴中会选举会长（伯理玺天德），即起事成功后合众政府之大总统，先选孙为会长，后杨衢云要求自任，孙让出此位。以此记载为准确，则孙在3月间会晤中川之时，孙实无法答复“成功后谁为总统”的问题。

李瀚章系李鸿章之兄。1895年4月14日被劾开缺，调谭钟麟继任。

望我国予以声援帮助。”^①“总之，今日之势，我国并无到处扩张势力之余地，如果该人等举事使内地开放，我国人也不能充分扩大通商，享其权益，不过为外国人尽力而已。然在清国各港西洋商人，以此次战争之结果或可增开商埠，在通商贸易上有好影响，彼等亦切望享其利益，即使我国商人无大利益，若媾和条件中承诺增开商埠、内河航行等事，我国威名亦将大增。”该领事又认为，“若使清国兵力多聚于北方抵抗我，彼等在南方举事，可使之有后顾之忧之忱，是为削弱其势力之一策也。”^②

4月17日，中川领事又函告原敬：“其后，孙名文仍时时来馆，提出务欲我国予以声援。但历来与我方并无关系，且不说内部情况，亦不谈党员人数，又无发动之准备。孙名文说已制定由澳门附近运入武器的计划，^③只要我国给予一些声援，即可充分举事。又近日广东三合会有所活动，常有我国军队进攻广东之传说，动摇民心，风闻两广总督李瀚章已将其眷属送回家乡安徽，巡抚知县等也不时发出镇抚布告。本港之广东人也对官吏不满，由于孙名文等一伙暗中宣传打倒得到我国支持之官吏，故现在当地中国人对国人怀有敌意。本港三合会党众多，据说该会以福建省作基地，试图推翻清朝。该地会党原来是以共济为目的的秘密结社，现在他们煽动此事则可干出大事来。中国百姓本来就无知，彼等信仰的有力者又起来，不管所提善恶不平之原因是否存在，也必

据谢缙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记载，何启博士负责起草宣言等工作，孙中山、谢缙泰等人则与日本领事联系“取得”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据此，中川这里提到的事——“希望我国予以声援帮助”——是有根据的。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2，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第292—296页。

^③ 1895年10月27日随同朱贵全、丘四等运往广州的军火，是由香港运出。中文资料并未有此役自澳门购械之记载。

然随此有力者起事，从而成为一种反常状态。总之，称为某会的秘密结社一事，官吏与人民的关系，尊强盗为英雄豪杰等事，有阅读《水浒传》时的感觉。故孙名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但两广云贵等地自古就与中央政府不通气，土民也性格不羁，有可能发生分离。由于外国互相嫉忌，反而使土民得不到谋反机会。”^①

从上述中川领事向日本国内所作的报告，我们可以了解到兴中会准备起义的一些情况。孙中山与中川的会晤，也说明了几个问题：

（一）孙中山求助于日本是十分迫切的。在约两个月时间里，曾多次前往日本领事馆。中川第二次报告，是 1895 年 4 月 17 日，即《马关条约》签订之日。孙中山求助的对象，正是当时举国痛恨的日本，他似乎并未考虑到这点，反映了一种置国家大难于不顾的态度，民族意识是淡薄的，这实在是极为危险的行动。

（二）中川的报告是寄给通商局长的，为什么不报告外务大臣，有点不好理解。或许正是未报告大臣，才未引起外交当局重视。中川领事对兴中会举事表示“意图可嘉，衷心襄赞”，但并未予以实际支持。不过，这位领事确实考虑到这是一个好机会，在中日战争尚未结束之际，中国南方起事，可将中国军队吸引到南方来，使之有后顾之忧，是削弱中国势力之一法。这无疑对日本大为有利。所幸日本未加以支持，也未加以利用，否则，将造成国家危机更为严重的局面。

（三）从中川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中川领事的讲话，虚虚实实，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保留。其中有热诚的希望，有迫切

《原敬关系文书》第 2 卷，第 292—293 页。

的要求，有宣传的意图，当然也有不能完全告人的机密。中川领事不会仅从孙中山那里得到有关密谋起事的消息。他根据各种情报，判断这次会党式举事，希望在南方建立共和国，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这可能是该领事口惠而实不至的主要原因。

（四）孙中山与中川领事的接触，我们不能认为仅仅是他个人的主观行事。据谢纘泰 1895 年 3 月 16 日日记，杨衢云、孙及谢 3 人讨论了进攻广州的计划，“我们通过日本领事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① 这表明，寻求日援是领导层的共同意见。但暗中支持似乎没有具体行动，至少没有资料可供说明，致使起事来不及发动便失败了。

10 月 27 日，孙中山经澳门逃往香港，开始了长时间的流亡生活。

第二节 横滨兴中会分会成立

孙中山抵达香港后，经律师达尼思劝告，决定离开香港，以避清政府的追捕。他和陈少白、郑士良从报上看到，11 月 1 日晚有船开往越南，当即派人去买船票，岂知这是条货船，不载乘客。后来又打听到还有一条船叫“广岛丸”，是从孟买开往日本的，第二天早上即开，虽也是货船，但有 4 个舱位。他们 3 人便买了船票。当时中日之间民人来往，并不需护照、签证，所以 3 人得以赴日。孙中山等 3 人是 11 月 2 日晚出发的，9 日晚或 10 日早，

^①《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 294 页。

“广岛丸”抵达神户。^①

1895年11月10日的《神户又新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划》，是介绍广州起义的报导，里面提到的范某，应即孙中山。报导称：

“在广东暴动之暴徒多数已就缚，事由昨日本报揭载。今就北清日报所见，此次暴动首谋者范某，多年留学美国，归途中又在英、德两国滞留一年许，近来归国，所以颇有学识。又有原广东地方官之子弟，系门第高、有钱的优秀人物亦归来，叹息山河依旧，国家腐败，次第接受慷慨之士，常与谈论国事，其声名忽播四方。某渐纠合同志，与美国、澳洲、新加坡等地归国者结一团体，阴谋颠覆满清政府。彼又兼为三宝会之会员，该会不满于现政府之统治，自然敬慕某，拥为首领。遂向广州派遣密使，不断发展党徒，且亲往三宝会根据地惠州，监督该会之人，择定教师，训练会员四千人。又于香港建一同样之俱乐部，集结海外归来者。该首领之方略，第一着占领广东。因在广东沿海有武器库及弹药库，且居民稠密，兵勇多系倔强男子，加之广东较中国其他诸城有更多的人呼吸过文明空气，此等人物正窥测时机，乘机而动。此次暴动当先由惠州、潮州及漳州同时发动，将广东兵诱往三地，然后乘省城广州兵少不敷调配之机，乘虚而入，以别动队袭击广州并占领之。某虽系足履欧美之地，自幼不信迷信，但以部下劝告，决心待清历九月初九日（10月26日）亥辰举事。是为隐谋泄露原因之一。复又因领导者争夺暴动成功后的权威地位，遂有人将此

关于孙中山一行3人抵神户日期以及登岸后从报上发现刊载“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记载，以往都用陈少白、冯自由之说。经日本学者安井三吉考证，断定事多不确。孙等抵日，应是11月9—10日之间。至“中国革命党孙逸仙”字样，经查当时日本各报，并无此事。本节取安井所著《孙文与神户简谱》所记。

事密告于广东巡抚马某之处。马闻讯大惊，立即与税关长及鞞靶将军保年会商，检查来广州的一切船舶。据告密者说，首谋范某所最为倚仗的西式兵勇屯于香港、澳门，本人则在澳门附近的自己的乡里，手下八百人散在附近地方。又广东约有三千三宝会员潜伏各处，预定在香港、澳门人马到达后始行举事。为抢先一步，广东政府在市内第二次搜索，将香港、澳门来船逐一搜查，捕拿嫌疑犯四百八十人。这些不过是先行者，此外尚有后备队陆续前来，以及驻守未动者尚多。范数月来向各方派遣密使，召集同志，部署严密周到，其党类源源而来。传说从福建到广东至少有三万同志遍布各处，已准备好武装十三万兵勇的新式武器。近来风闻在黄埔起义完全系范出发去惠州和潮州海岸的一千名士兵成了起义者云云。”^①这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日本有关广州起义的报道。

上述报道，显系道听途说之词，但也反映了各方面对此次发难的重视。孙中山他们所看到的报纸，应即此报。不过，神户并不是他们能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举目无亲，又不通日语。“广岛丸”还要往横滨开。据 11 月 12 日《神户又新日报》所刊《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神户支店广告》“广岛丸”当日离神户驶往横滨。13 日，孙中山等人抵达横滨。孙先登岸找到陈清、谭发，由谭为之租得一个楼面，复回船带领陈少白、郑士良上岸。这样，他们便在横滨住了下来，并开始活动。

孙中山等人在横滨安顿下来 1、2 日后，由谭发介绍到山下町 53 番地文经印刷店访问店主广东南海县人冯镜如。据载，既相见，深感相见恨晚，即请孙等 3 人下榻于店中 2 楼，并邀冯紫珊（致生印刷店主人）、谭发（均昌洋服店主人）、梁达卿、黎炳垣

^① .1895 年 11 月 10 日《神户又新日报》。

(焕堦,法国邮船公司华经理)、赵明乐、赵峰琴(均为广福源商号主人)、温遇贵(某洋行买办)等 10 余人,在文经印刷店 2 楼会商组织兴中会事。经讨论,推举冯镜如为会长,赵明乐为管库,赵峰琴为书记,冯紫珊、谭发、黎炳垣等任干事。过了半个月,设会所于山下町 175 番地。继之加入者有温荻(炳臣)、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文、黎简卿、陈植云、冯懋龙(自由)等 10 余人。当时旅日华侨以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故参加者不踊跃。孙中山把携来的宣传品《扬州十日记》、《原君》、《原臣》3 种交冯镜如由文经印刷店印刷万卷,作为反满宣传品,分送海外各部。^①

孙中山在横滨小住,发展会务有了一些成绩,但在当时情况下,工作难有更大发展,便决定剪去发辫,改着西装,赴美国、欧洲旅行,让郑士良回国重新集结力量,以图大举,留陈少白在日本调查情况。行前向同志筹借 500 元,但各人均以有心无力婉却,赵明乐且辞去管库一职,最后由冯氏兄弟凑足此数。^②孙中山交陈、郑二人各 100 元使用。一切安排妥当,即于 12 月(或 1896 年 1 月)间乘船赴檀香山。^③

孙中山自述,行前他将菅原传介绍给陈少白:“予乃介绍之于日友菅原传,此友为往日在檀所识者。后少白由彼介绍于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识宫崎弥藏,即宫崎寅藏之兄也。此为革命党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④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 24 页。

车田让治《国父孙文と梅屋庄吉》第 77 页引用梅屋“日记册”称 1895 年 12 月梅屋向孙提供了 1300 美元旅费。惟据该书又记,梅屋“日记”所存系从大正初至昭和间之册。另据汤志钧《乘桴新获》第 386 页记,梅屋文书“尚需认真鉴别”云。本书作者从车田书中所引资料考察,与汤说有同感。

^③ 据贝冢茂树《孙文と日本》第 71 页载,孙中山在日停留为 1、2 周时间。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230 页。

此次在横滨停留虽然时间不长，而且在中日战争结束后公使、领事返回任所，华侨中不易发动参加革命。但是，革命党毕竟在旅日华侨中扎下了根，为孙中山一年多以后重返日本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孙中山在伦敦与日本人士的交往

孙中山到檀香山后，受到“中西扩论会”的欢迎。该会部分成员加入了兴中会。他在《檀山新报》（欲称《隆记报》）设点联络同志，并组织会员进行军事操练。孙中山无意在檀香山久住，他计划到欧洲去活动。但是，因为孙中山在檀香山及美国本土的活动已为清驻美使领馆所注意，故当 1896 年 6 月 18 日他抵旧金山后，总理衙门即与驻美、英公使馆联系频繁，派人跟踪并策划缉捕孙中山。9 月 23 日，他由纽约赴英，30 日抵利物浦，当晚抵伦敦，这时驻美公使杨儒通知驻英公使龚照瑗：孙已赴英。孙中山在伦敦，见到了康德黎。10 月 11 日，他被清使馆绑架，囚禁于使馆中，准备将他运回国内。几经周折，幸得使馆女工霍维及工人柯尔相助，通知康德黎，得康及孟生医生多方营救，在英国公众抗议下和英国官方压力下，10 月 23 日，始获释放。

孙中山在伦敦被难一事在英国舆论中引起广泛注意。他本人也充分地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并用英文撰写《伦敦被难记》一书，从而声名大噪，成了闻人。他在伦敦经常到大英博物馆图书室等处研读西方各种流派的著作，举凡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农牧、矿业及机械等专业的书籍，无不浏览。他还考察英

国社会，自谓“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①

在伦敦，孙中山还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英国人摩根，大英博物馆东方部 R·K·道格拉斯以及俄国政治流亡者等。尤其是结交旅居该国的日本植物学家南方熊楠（1867—1941）意义更大。

南方是和歌山县人，通晓中西文，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农学院，1892年到伦敦，1885年开始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协助工作。他在1896年11月10日从道格拉斯处听到，孙中山曾与道氏相晤，12月23日又获悉“孙文刻下正在撰写蒙难记”。1897年3月16日，两人在道氏办公室会见。由于彼此均是东方人，南方又有一种豪爽之气，故一见即十分投契。孙问南方，“一生之所期为何？”南方答称，“但愿我等东方人，一举将西方人悉逐于国境之外也！”道氏和孙闻之大惊失色。^②在南方日记中，记下了与孙结识后的来往，他们每日（或隔日）会见，一起参观、访友，就餐或讨论。例如，4月13日，记“上午十点多钟去访 Mulken 君（孙文之友也），然后乘地铁去访孙文。三人同乘公共汽车至 Fenchurch st. station，再到‘齐鲁伯利’船坞去访津田君。在水兵向导之下，未久，津田君即出迎，说明其粗细状况，然而引至宴会室，以苏打及酒款待之。孙与 Mulken 二人看甲午战争照片，我与津田君闲谈。这时津田君（水雷长）的副官斋藤君来，一同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2页。

《南方熊楠全集》第8卷，第196页；《全集》别卷1，第118页。

欢谈至下午，然后乘四点零三分的火车返回。我与孙文及 Mulken 在 Bishop's Road 分手。”^① 据认为，这船是访问英国的富士舰。

当时正是“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日本欲结英国与沙俄在远东抗衡，乃乘维多利亚女王即位 60 年庆典，派栖川宫亲王威仁代表明治天皇往贺，首相伊藤博文为随员，随员中尚有和歌山出身的德川赖佸（纪州侯世子）、鎌田荣吉等人。1897 年 5 月 26 日，南方与孙正在大英博物馆，恰好德川、鎌田前往参观，南方便将孙中山介绍给他们，事后有人不满南方，批评他将孙文这种亡命徒介绍给华族。

孙中山与南方交往，还谈到学术问题。据南方在《民俗学》2 卷 2 号《质问》中记述，“明治二十九年（应为三十年，1897——引者），我在大英博物馆时，于读书之余，时与孙逸仙至巴比伦古物陈列室闲谈。有一天，逸仙对我说：昔日中国人标记‘历法’时，乃书大岁甲为‘阏逢’，乙为‘旗蒙’，丙为‘柔地’什么的。而大岁子则为‘困敦’，丑为‘赤奋若’，寅为‘摄提格’什么的。这种标记法好像都不是汉语，而是外来语的译音似的。据此，我曾请教我所知道的所有汉学家，但没有一位能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如今看来，似已成为定说。因此，上述的标记法据西语音而译出的说法，大概是对的。愿请读者诸君订正之。”从这则资料，可知孙中山曾从中国古籍研究，联系到中西文化交流。

孙中山在伦敦住了 9 个月，决定东返。他说：“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遂往

^① 《南方熊楠日记》2，1897—1904，第 14 页。

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①事实上孙中山还想到香港、越南居住，日本还不是唯一的选择。不过他既然决定去日本，便有求助南方之意。

南方首先想到的是将冈本柳之助介绍给孙中山，便借孙到鎌田住处，请他写信介绍。鎌田用日文写了“持此信者支那人孙逸仙前往东京，用特介绍。”这是极不礼貌的态度。但在1912年孙任临时大总统时，鎌田却以旧知身份去拜访，南方对此颇不以为然。冈本是旧和歌山藩士，曾服役军中，退役后以浪人身份活动，与朝鲜金玉均、朴泳孝等有交往，1895年10月8日因参加暗杀朝鲜王闵妃事件入狱，出狱后继续研究宗教及“东洋问题”。^②现有史料未能发现孙与冈本交往记载，但孙与朴泳孝来往颇密，或许是鎌田介绍信起了作用。

南方又托田岛坦介绍菊池谦让、尾崎行雄给孙中山。^③田岛本姓滨口，也是和歌山人，其父梧陵曾任和歌山县议会议长。菊池系熊本县人，新闻记者，有参与暗杀闵妃事件的经历，也注意研究“东洋问题”。尾崎是三重县人，日本宪政史上著名人物，与犬养毅同是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的弟子，当时任松隈（松方正义、大隈重信）内阁的外务省参事官。其弟尾崎行昌（即木内、鬼哭）是大陆浪人，与内田良平、宫崎寅藏等为友，后亦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家，以后大多成为孙中山的支持者，而南方本人则始终以学者身份保持与孙中山的关系。

1897年6月底，孙中山摒当行装，准备起程。27日与南方访田岛，取回致菊池的介绍信。头一天，孙与田岛参观海军检阅，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2页。

②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第186—189页。

笠井清：《南方熊楠外传》，吉川弘文馆，第61—63页。

不过因大雾什么也没看见。28日，孙将其所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赠给南方、鎌田、田岛（还送给英王及沙里斯百里侯爵各一册，每本装订费需5英镑）29日，孙取回鎌田致冈本的信件。30日，南方将其致佐藤寅次郎^①的信件交给孙，还代表孙向道格拉斯辞行。27日孙题赠南方照片一帧：“海外逢知音 南方学长属书 香山孙文拜言”。

孙中山居英期间“博览群书”“广结豪贤”由一个普通的密谋的首领，一跃而成为驰名中外的反清革命家，这实在是意外的事。1896年11月出版的《日本与日本人》上，刊载了他被监禁的事件，称“伦敦清国公使馆拘禁在广东阴谋的清国医生宋某的事件”。^②这个报导表明，在西欧发生的事，消息已传到东方，不久，孙中山也就成了日本政府庇护的对象。日本将成为他活动的舞台。

第四节 孙中山决定留居日本

1897年7月2日，孙中山乘努美丁号（S. S. Numidian）轮船离英国赴加拿大，清使馆三等书记官曾广铨及使馆所雇斯赖特侦探社密探同船跟踪。12日抵满地可，20日抵维多利亚，在华侨中活动。8月2日，搭印度皇后号（S. S. Empress of India）船东行，英密探结束监视，曾广铨仍同船赴日。

佐藤寅次郎，群马县人。1901年孙与他颇有往来，称他为“快男子”。1926年，在朝鲜被人刺死。

^② 俞辛焯：《孙文の革命运动と日本》，1989年六兴出版，第62页。

孙中山重来横滨

8月16日孙中山在离开20个月之后，重抵横滨，陈璞（即陈白、少白）迎接登岸，宿旅店一夜，翌日迁入山下町外国人居留地119番地陈少白寓所。曾广铨上岸后，清领事馆也派人前来辨认，因此孙抵日一事已无秘密可言。8月18日，神奈川县知事 中野继明以秘字第403号公文将孙抵日之事报告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收文机密第1522号），从此日本官方档案中（《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关系·含亡命客》）留下了第一份有关孙中山的文件。

孙中山搬进陈少白寓所后，即由陈陪同到加贺警察署长处拜访。据8月21日神奈川县知事报告：“清国人孙逸仙逃亡来日之事，昨18日已以秘字第403号报告在案。清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少侯爵曾广铨，尾随孙氏来日，现居于221番地清国人曾卓轩处。又孙氏抵达本地时，东京清国公使馆属员书记官某，亦曾前来秘查孙氏登岸情形，并电告该国政府实情。孙氏于17日午后3时，由居留地119番地陈璞介绍，至加贺町警察署长官宅拜访，面陈……希望在日本帝国境内居住时，应严格制止清吏之不法逮捕，确信日本帝国国权是无上的，故有意居留此邦，希望得到直接或间接之保护，又申述在英时所受保护之情形。……据闻官署昨20日已予以其居留之许可权，并严防清吏之滥捕。兹报告各情如上。”^①大隈外相阅此公文后，即电告驻清公使矢野文雄。

日本外务省档案，1897年，秘字第410号。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结识

孙中山到横滨不久，陈少白就到台湾去了。当时在日本还很少留学生，华侨中又风气闭塞，因此很难开展活动。孙中山所考虑的，是去留问题。早在 1896 年 3 月 4 日，香港总督罗便臣曾会同议政局对孙中山发出解票，理由是“总督及行政局认为，孙逸仙会危害本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①此次来日后，孙于 8、9 月间致函香港辅政司洛克哈特，询问香港当局取消其居留权利一事是否属实。10 月 14 日，洛氏复函称，驱逐令仍然有效。^②就在他去留未定之际，宫崎寅藏来访，^③此次会见，可以说影响了他此后 20 余年的革命道路。

宫崎寅藏又名虎藏，1870 年生，熊本县荒尾村人，号白浪庵滔天，兄弟 8 人，二兄弥藏为自由民权主义者。宫崎系大陆浪人，与平山周同学，曾在上海、暹罗活动。1895 年，经可儿长一介绍，结识犬养毅，由于得到犬养赏识，遂得以发展其志向。

犬养毅属大隈重信进步党成员，1896 年 9 月松隈内阁成立，犬养乘大隈任外相之便，建议由外务省提供费用，派宫崎寅藏、平山周及可儿长一前往中国调查秘密结社实情。翌年 5 月，他们经大隈批准出发，临行宫崎因病不能与平山、可儿一同出发。

平山、可儿在出发前曾到参谋本部见宇都宫太郎中佐（后为陆军大将）。宇都宫告诉平山，此行要注意访求孙逸仙事迹。孙逸

霍启昌：《几种有关孙中山先生在港策进革命的香港史料试析》，《回顾与展望》第 450 页。

^② 《近代稗海》第 1 辑，第 504—505 页。

孙中山与宫崎会见的确切时间不明，《宫崎滔天年谱稿》记为 9 月上旬。